

一座桥的诞生 Naissance d'un pont

Maylis de Kerangal [法] 梅丽丝·德·盖兰嘉尔 著 安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座桥的诞生 Naissance d'un pont

Maylis de Kerangal [法] 梅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座桥的诞生/(法)盖兰嘉尔著;安宁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321-5017-5

I. ①一… II. ①盖… ②安…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341 号

Naissance d'un pont

Maylis de Kerangal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10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3-457 号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董红红

一座桥的诞生

〔法〕梅丽丝·德·盖兰嘉尔 著

安 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25 字数 150,000 插页 2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17-5/I·3942 定价: 27.00 元

他是从西伯利亚北部亚库特^①的米尔尼开始的，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米尔尼，这个覆盖在冰冷、灰暗、肮脏地壳下的钻石矿，这片被陈腐的煤堆和流放囚犯集中营弄得乌七八糟的绝望苔原，催生冻疮的寒夜笼罩着这片蛮荒之地，一年中有十一个月都在足以刮裂脑壳的冰雪暴风侵袭下度过，在这片荒原下仍沉睡着四肢展开、巨形独角划出优美弧线的长毛犀牛，冻僵的绒毛白鲸和驯鹿。晚上，坐在饭店吧台旁，他面对着一杯烈性白酒幻想着这些动物，任由那个隐秘含蓄的妓女对他施以百般爱抚，提出用精诚的服务换取与他在欧洲的婚礼，但他从不碰她，他宁愿独自一人也不想干这个对他本无欲望的女人，对此他决不妥协。米尔尼的钻石是要通过挖掘才能寻找的，用炸药炸开永冻层，钻开一个深达地狱、宽如城市的坑——直到可以将周围即将拔地而起的那些五十层居民塔楼头朝下都塞进去，他头上戴着探照灯，下入坑底，掘刨坑壁，将土运出，如此将地下坑道向一侧延展出枝杈般的通道，径直挖至最遥远、最坚硬、最黑暗之处，再对坑道作支撑，铺设轨道，对泥浆中的坑道通电照明，然后挖掘整个矿区，刮扒土块，过筛，再探寻那明艳的

① 又称萨哈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远东。

钻石光华。如此度过了三年。

合同到期时，他乘坐一架不大亲民的图波列夫飞机返回法国——经济舱的座椅已完全塌陷，靠背帆布下滚动着一个钢丝球，从帆布下随处钻出的铁丝把他的腰扎得生疼。在接了几个合同之后，他又来到了迪拜担任建筑经理，这是一座从沙子中平地而起耸入云霄的宫殿，笔直如方尖碑，却又世俗得像椰子树，这次用的是玻璃，玻璃和钢铁，金色长管子中像气泡般滑动的电梯，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制成的环形大厅中喷泉汩汩涌出石油美元堆积出的奢华，所有这一切配合着蜡光的绿色植物、翻毛皮沙发和空调冷气。在这以后他便出现在各大建筑工程，充分发挥他的专业才能。成都足球场、库马纳德天然气港附属建筑、卡萨布兰卡清真寺、巴库的输油管——这里的城市人都行色匆匆，穿着的深色紧身华达呢风衣衬出他们的窄臀，硬质衣领下的领带结像个握紧的小拳头，三尖黑帽子，忧伤的眼神和精细的小胡子，每个人都好像夏尔·阿兹纳夫^①，他打电话时这样告诉他母亲。然后还有西贡北部的活动水净化厂，杰尔巴岛供白人雇员享用的酒店娱乐区，孟买的电影工作室，拜科努尔的太空中心，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拉哥斯水坝，贝鲁特购物中心，雷克雅未克机场，丛林中的水上之城。

就这样他在不同的人类群落之间穿梭不停，一次长途飞行常常以小型喷气机收尾，尽管如此，他在同一个工地的

① 夏尔·阿兹纳夫(Charles Aznavour, 1924—)，法国著名歌手、词曲作者。

停留期限很少超过十八个月，而且出于对异国情调及其一成不变的粗俗平庸的厌恶——白人的强大势力面对变形虫等细菌对免疫系统报复性侵袭的无奈，西方外币换取毒品和顺从女性的交易——他也从不旅游，过着简单的生活，通常居住在工地附近由公司租的房里——如此极端的居住环境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任何像别人一样随身携带的纪念品，没有任何贴在门上的照片，带在身边的只有几本书、几张光碟、一台呈现番茄酱般鲜亮色彩的巨型电视机和一辆自行车，甚至这一碳素纤维制成的精美器械每次运往工地的运费也被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合同，所有的用品都在当地购买——剃须刀、洗发水、肥皂，在烟熏油污的廉价小餐馆吃饭，如果找得到的话，每周两次在一家酒店餐厅吞食一块进口牛排，每天早起，定点上班，午饭后小睡一会儿，如果天公作美，他会骑上自行车至少跑上五十公里，风吹着前额，上身前倾，急速猛蹬；夜晚在街道上，悠闲漫步或在人群中疾行，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在大众舞厅、妓院或低级赌场学习当地成语——纸牌中的语言就像是某种混合英语，当然还少不了酒吧，因为他是个酒鬼，这个大家从很早以前就都知道了。

二十年这样的生活换了任何人早就吃不消了，每个新工地都需要重新适应——根据气候、皮肤、饮食、语音各方面现实情况进行自我调节，更不用说日常生活中的新习俗不断需要他做出陌生的举动，然而他反倒由此得到更新，获得力量，成长扩张，有的晚上，等最后一班施工队收工了，当他一个人待在木板房里，面对狭小办公室墙上钉着的世界地

图，展开双臂，肌肤放松，瞳孔放大，从复活节岛出发以优美的直线运动直抵日本，他的双眼缓慢地搜寻着他在地球表面曾工作过的所有地点。每个后来的建设项目与之前的项目就像快节奏莎莎舞中腰肢扭动一样来回往复，新项目与旧项目融合，激发他人生中累积的所有经验，令业内人士无不加大赞赏。然而，如果他持续漂泊的身体比起仅限于上下班迁徙活动的办公室一族没有更多的损耗的话，那么他的嘴巴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有些错乱：在工地上听到并快速学到的各种语言进一步动摇着他本已不太精确的法语，以至于在给她的短信中有时也出现混淆。二十年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人们围着他转来转去，都想知道他是用什么打造而成。人们依次猜测他是个没有国籍的工程师、水泥雇工、耐心的热带丛林开垦者、惯犯、戒赌的赌徒、有自杀倾向的商人……夜晚在缅梔花^①下抽着鸦片合成烟，或腿上夹着瓶冰冷的烈酒，失神凝望着蒙古草原；还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话语简练的牛仔，没有故乡，在工程任务的驱使下不做任何无用的举动，为了赢得奖金可以牺牲一切——对，说到这里我们点到了几分，某个模糊琐碎的细节，人们笑着说——事实上，他同时或依次呈现出所有这些人的特质，他其实是个多面人，实施一系列多变的策略窃取生活中的可用资源。人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个在找寻自我的人，神秘而狂热，人们揣测

① 缅梔花，又称缅梔子、鸡蛋花、印度素馨，广泛栽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他有不为人知的轻度精神失常，在不断的长途跋涉中寻找满足，人们还幻想他可能迫于某种愧疚，或曾是逃兵，或因背叛，更可能是在法国的一个幽灵般的女人，因为选择与另一个男人生活，而使他不得不远走他乡。这个女人确实存在，并不是什么幽灵，她如常人一样呼吸，并与另一个男人生活。他有时在途经法国时与她在巴黎相会，她准时赴约，任头发散布在脸上，双眼熠熠放光，眼袋显著。他俩又并肩出现，漫步在市区，身体虽全无接触，两颗心却和谐如一。他们随意找个酒吧聊上一整夜，一杯接一杯的啤酒慢慢令他们迷醉，让他们在曙光点亮时相吻，在爱情中相互抚摸，激情荡漾。然后他们平静告别，好像国王与王后，时间对他们是不存在的，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转身离去时充满的信任令整个世界都为之感动，向他们轻声道谢。人们说像这样子然一身是不行的，是一种浪费，长期这样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男人，拥有大自然赋予的全部力量。人们开始给他物色女伴，在领事馆中，在美女中，在白种女性中，在忠贞不渝的女性中，人们还给他找男青年，给他找麻烦，找他的原罪，或至少某个根源，某个他儿时曾受到的隐秘伤害，人们在背后嘀咕他曾受过刺激——受过何种刺激谁也说不上。此外，他很少回法国——那他母亲呢？他不是有个母亲吗，他还给她写信呢。他不想她吗？面对着自己的国家，只有无声的藐视和鄙夷，保留着的只有护照上的国籍标注，经妥善经营而不断充实的银行账户，聊天的爱好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此外他从不错过观看巴黎-尼斯自行车赛。人们更希

望他是陷入了某种内心纠结中，无法自拔，更希望他没有看上去那么强悍，那会是多么简单明了，多么容易想象——一个如此全面却又好饮烈酒的男人，一定隐藏着什么；人们更希望他是个不会爱的人，因为缺乏爱的能力而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以此逃避。人们更希望他是个忧郁伤感的人。

但那些曾与他在工地上一起工作过的人听到这些胡言乱语都笑得喘不上气：这些妇人般的无聊幻想，肉麻的诗情，固有的观念。他们用耸肩和嘲笑的目光将这些纸板制成的塑像打得粉碎，因为他们曾亲眼见过这个人，亲身与他打过交道。他们说：的确，时间对他没有影响，时间如流水般逝去，但在他身上不留影踪，没有粘连或阴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在时间中是孤独的、失败的，面对像污水般混浊、像手指上逐渐剥离的旧橡皮膏般无法逆转的消耗，我们更应该冲破桎梏，奋起反抗。就算时间对他也起作用，但他不去想这些，他对此不感兴趣，也没时间去想，他不在乎起源，不在乎故事情节，他有过艳遇，也像别人一样会想到死亡，但就此罢了。他们说：他的时间是打着响指计算的，一！二！三！四！出发！说着他以动作配合，模仿起跑，向着他的目标冲刺，工程订单下方白纸黑字注明的工程交货日期，依照工程进度表，依照数字计算的进度计划，依照合同，依照季节——特别是雨季，鸟类筑巢季对他也是个麻烦，为什么，我们随后就会明白。他们还说：他的时间就是当前，过时不候；正确反应，处理状况，这就是他唯一的信条，他一生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又说：他是一个现场工作者，一

个脚踏实地的人，这就是他——他自己也这么说，眯着眼睛，嘴上叼着根香烟，用嘲讽的语气继续说：哪里能历险，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是我生活的地方——说着，他像热带丛林大猩猩一样用双拳捶打胸口——但有时，笑意全无，他抬起阴沉的脸声明，我最厌恶的东西，就是乌托邦，封闭的完美小世界，悬浮在高谈阔论世界中的虚幻明珠，小而油亮，这不是个好东西，这就是我的结语，这跟我扯不上关系，让我毫无兴趣，毫无激情，我叫乔治·狄德罗，我喜欢的是真枪实弹的工作，调整参数，前往现场，深入内部，这才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

他占据地盘，挖山掘土，修建高楼，他生命的养料来源于多样性、谈论、嘈杂声、各种混合色彩、皮肤气味、大都会人群、革命骚动、体育馆的激情、狂欢节和宗教队列的大众欢笑、在竹林后静静观望着工地的野兽的温柔、村边露天电影院——夜空下展开屏幕，空间在这里加载，时间在这里嬉戏；以及道路转弯处的狗吠声。他是个户外工作者，专注的经验主义者，但没有信仰：当那些人对他的平凡无奇感到失望并用更多的内心反思和深度体悟继续对他猜测骚扰时，他便笑着说，通过内省获得的经验与我无关，我要的不是反思，而是突破，我喜欢的是撕扯破裂的感觉。

紫色夜空下的征程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五日,《纽约时报》的商贸版刊登了一则三行字的简讯,可卡市要建一座桥,这则以十二号小写体印刷的消息悄然而至,多数人看到只是耸耸眉说:啊,失业者终于可以找到工作了;或者:看来他们要以大型公共建设项目拉动经济复苏,仅此而已。但那些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工程建设公司都急忙组织起来,马不停蹄地调整方向:各个团队开始四处走动,搜集信息,在中标公司内部打通关节,安插卧底,使出浑身解数以便与跻身于原材料、机械设备、劳工和其他各种服务的供应商相竞争,并占得优势地位。但太晚了,一切已成定局,该签的合同早已签好。而这些合同的签署过程也是极其漫长而繁复的,尽管借助了特殊程序以加快进程,还是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让政府在这一百五十多页的合同上签了字。业主方的工程组织时间表排得像田径项目中的跨栏赛跑:二〇〇五年九月,可卡市政府向各大建筑公司发出国际邀请;二〇〇六年二月,五家公司进入预选,同时制定招标细则;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投标书提交截止;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五日,选定两家公司,进入决赛赛段;二〇〇七年六月一日,由“可新会”(可卡市新桥建设委员会)主席宣布获胜公司:朋蒂威尔德——法国大力神集团、美国黑橡树公司和印度格林施瓦公司的组合,赢得了这块蛋糕。

这一筛选竞赛所设定的疯狂期限令全世界数百人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里有兴奋激动，也有破坏和浩劫。那些工程师每天苦干十五小时后，所剩不多的时间大都是耳朵贴着黑莓或苹果手机度过，夜晚将手机塞在枕头底下，进浴室冲澡或在壁球、网球场火拼时将铃声调高，去电影院时不忘将震动功能调到最强，他们其实很少去这些娱乐场所，因为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这该死的桥，这该死的投标，他们变得偏执，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孩子慢慢疏远，房间变得脏乱，而他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也已不再触摸其他身体了。这里面有劳累过度的，精神抑郁的，流产的，离婚的，还有在开放式办公区做爱的，这其中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挑逗嬉戏，只是纯粹的见机行事，当十二小时紧盯电脑上Excel表格的眼睛已灼热刺痛，颈椎已僵硬得卡卡作响时，他们已无法抗拒一星点快感的诱惑，热血涌上头顶只想以快速性交冷却。最后，尽管在听到宣布提名时极端失望，落选者还是因为能够就此打住而感到欣慰：他们变老了，疲惫不堪，头昏眼花，半死不活，体内仅存的力气化成泪水在他们独自驾车归家的路上涌出，车内广播中播放着青春洋溢追求享乐的摇滚歌曲，佛利伍麦克^①的《走自己的路》或是沙滩男孩的随便哪首歌。当夜幕降临，他们开进自家的车库，并不急于下车，而是静静地坐在黑暗中，关闭车灯，手靠着方向盘，突然间打算抛开一切，卖掉房子，还清贷

① 佛利伍麦克（Fleetwood Mac），老牌摇滚乐团，1967年成立于伦敦。

款，全家光脚跳入车内，冲向加利福尼亚。

其他人，朋蒂威尔德的工作人员在宣布获选者的当晚回到家，踌躇满志，精神焕发，想着自己将要建一座桥，他们健康的身体就是文明进步的体现，他们辛勤的双手为整个工程加入了一块砖石，他们将这一胜利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将自己看作是世界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同样，也坐在熄火的车内，双眼盯着挡风玻璃上一片干枯的月桂树叶，双臂抱在胸前，仰靠在座椅上，同样地，他们也安静地设想着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外派，因为自己能够抓住机会而突然之间加速推进的职业前途，如此赢取更多的工龄积分后再回到总部担任更高的职位，预想自己对将要掌管的部门做哪些调整，当然还要考虑举家搬迁的问题或是单身前往如何在假期探亲的问题。他们也准备出发，但这既不是抛弃一切的疯狂，也不是一次假日旅行，他们现在要做好准备，向他们的妻子宣布这个消息——有些一听到就满怀自豪，想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贤内助，而现在自己的丈夫获得了成功，他的确是大有作为的人。爱做梦的她们开始幻想将要受到公司的优待，迁入舒适优美的住所，带游泳池的别墅，对，这是最起码的，两辆车，一个园丁，一个全职保姆，甚至外加一个忠心的厨师，满心欢喜，她笑着去叫醒孩子们，心里已做好准备在社会阶梯上作出漂亮的一跃。另一些则备受震动，神经质地整理厨房，沉默着，最后面带忧虑地看着她们的丈夫，说道：亲爱的，老大老二的上学问题怎么解决，生病的父母怎么照顾，老么的语音校正疗程怎么办，这些女人需要安慰，所以要把

计划降温，承诺会尊重她们的意见，告诉她们：她们的老公需要她们的支持。最后还有一小撮特别顽固的妻子，她们按下洗衣机的启动按钮，点燃一支烟，随即转身变脸，屁股贴着洗碗池，被厨房顶灯照亮的面部显得有些怪异，某种不真实感让人联想到玛莲娜·迪特里茜^①的大理石脸庞，情态暧昧神秘，遥不可及，她们微笑着用调侃的口气说：“这对你真是大喜事，可你让我怎么办？”这些女人不愿放弃她们的工作，对此要想办法说服她们，在她们的身体上下功夫，直到某个晚上，她们的脚重新开始在被窝里蠕动，磨蹭着躺在身边丈夫的脚，一定要施用巧计让她完成这一简单的小动作，这个肌肤的轻拂，微妙的顺从示意，这一刻他们便赢得整个世界，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在寂静中奏响凯歌。随后，举家搬迁的日期一旦确定，焦躁的空气逐渐在家中弥漫。他们要终止房屋、电话和供电租约，找到家具托管行托付家具物品——所以要收拾自己和孩子们的杂物；坏了的玩具、太小的衣服、成堆的旧杂志、裂口的花瓶、泛旧的图片都统统扔进垃圾堆——还要做体检，与亲友告别，收拾行李，向可卡市进发。这就是他们在八月底九月初所做的事。

向可卡市进发的不只有他们。各色人等在这个紫色的夜晚背起行囊向着同一个城市汇集，它的汽水市名^②在干渴的

① 玛莲娜·迪特里茜 (Marlene Dietrich, 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

② 可卡 (Coca)，法语中人们对可乐的简称，因可口可乐制作最初成分中含有该植物提取物。